# 元旦漫忆

□谭梓健

时近岁阑，偶翻《荆楚岁时记》，见“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之句，心中蓦然一动。三元者，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元旦二字，自古便裹着天地初开般的清气。

我的童年元旦，却无关这般玄远的意趣，倒是与一阵摩托的轰鸣，一只炸鸡的油香，牢牢系在一处。

那时我们家尚在二十里外的镇上。元旦前一日，父亲便会骑了那辆摩托车来接我。那车旧了，漆色斑驳，引擎声嘶哑粗重，跑起来如一匹喘着气的老马。我搂着他的腰，将脸侧贴在他厚实的脊背上，便能隔了棉衣，听见那沉稳的心跳，混着摩托颠簸的节奏。车过处，黄尘微微扬起。两旁的田野空阔着，冬日的阳光薄薄地铺在上面，泛着慵懒的光。风声在耳畔呼啸，却因了身前这堵墙，一点也吹不到我身上。这摩托上的二十里路，便是我元旦的开篇。

县城的人民公园，那时算是顶好的去处了。园子不大，布局也简单，一座土山，一湾结冰的浅池，几条碎石小径。景致是谈不上的，妙在那份空旷与自由。游人不多，多是如我们一般的寻常人家，扶老携幼，缓缓地走。母亲会在池边寻一块干净石头，铺上手帕，坐着看我们嬉闹。我与姐姐则去爬那土山，山坡平缓，覆着枯草，爬起来毫不费力。登到顶上，也不过矮矮地俯瞰一下园子的全貌，心里却觉得征服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快活得要喊出来。父亲则笑呵呵地跟在我们后头，偶尔喊一句：“慢些，别摔着。”

公园也有几辆供人租赁的脚踏车，铁架粗大，漆成黄色，头顶有个帐篷。我们一家四口便租一辆，父亲在前掌握方向，我与他同蹬，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后座。车子沉沉的，轧过碎石路，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不大说话，只是用力地蹬，看两边的光秃秃的冬树，慢慢地向后移去。我后来读《东京梦华录》，见其中记载元旦日开封街头“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虽宋之元旦非今日之元旦，但那场景是何等锦绣繁华啊。我们这灰扑扑的公园，粗笨的脚踏车，自然无法相比。然而这无须言说的陪伴，或许倒是更近于家人共聚的本意。

黄昏时分，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摩托重新发动之前，父亲往往会将车头一拐，驶向镇上新开的炸鸡店。一个就要二十几元的汉堡和一对炸鸡翅，在当时，不失为一笔奢侈的开销。玻璃门内灯光雪亮，飘出的香气是混合着油脂、调料与白面甜胚的气味，热腾腾的。父亲会买上一个全家桶。我们并不进店，就站在摩托边，打开纸桶。炸鸡块裹着金黄的、颗粒粗糙的外衣，在冷空气里冒着丝丝缕缕的白汽。顾不得烫手，忙不迭地咬下去，一声脆响，里面是雪白滚烫的鸡肉。那滋味，咸、香、脆、烫，是一种极为直白而汹涌的感官快乐，毫无中和与含蓄。这大概是童年对丰足与甜美最热烈的理解了。

又是一年元旦将至，想起古人曾写“簪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诗人仕途失意，归隐田园，元日里歌酒自娱，别有一种淡泊的欣悦。我的童年元旦，自然无此风雅，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用一点微末的闲暇、一段摩托的行程、一次公园的漫步、一顿奢侈的快餐，合力酿造出的一点微甜的希望罢了。这点希望，如同冬日稀薄的阳光，并不炽烈，却足以照亮一颗童心，让它相信，日子总是值得期盼的，前路总会有香喷喷的奖赏在等着。

# 那些填补“心里空白”的时光

□张洪芬

母亲去五台山游玩，特意为我请了一串念珠。我时常在空闲之余，把它盘在指尖之间，一颗一颗滑过，如抚心间，让心跟着慢慢沉静了下来。

母亲常对我说：“心不能闲着，总得有个寄托，不然空落落的。”

我第一次听母亲说这句话，是上初中的时候。那次父亲坐在写字桌前写文案，思考间隙总是不自觉地喜欢挠头。母亲见状，便沏壶茶，放到父亲面前说：“别挠头了，再挠就秃了。”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将手无意识地放在头顶，从前到后捋着头发，看向母亲。母亲倒上一杯茶，递给父亲说：“真拿你没办法，但我也懂你，脑子忙，心也得有个寄托，不然空落落的无处安放。”母亲停顿下来，等父亲喝完，续上新茶，又继续说道：“老吴，以后你可以改变个习惯，边喝茶边思考怎么样？”父亲默契地点了点头，从那时开始，只要父亲坐在写字桌前，母亲就沏一壶茶送过去。从此，很少再见父亲挠头。

每个人在空闲时，似乎都要伴随着一些小动作，比如我同事，在等待开会时喜欢抖腿，我老公闲下来习惯性掏出烟卷叼在嘴边。我常责怪他：“你就不能少抽两根吗？”他为了迁就我，摊摊手表示妥协。

可一闲下来，他就忍不住摸烟。察觉到我不高兴的神情，便赶紧把烟收起来。不抽烟，他似乎不知道要干点什么？来回儿踱步，东张西望的。我瞧着他那副真是闲得发慌的样子，无奈地松了口说：“你还是抽一根吧。”

儿子写作业做思考题时，喜欢咬笔；我拍打了一下儿子的手，批评道：“不许咬笔，你这咬笔的习惯怎么就改不掉呢？”这时，我弟推门进来，为儿子站队，反驳我说：“你上学的时候就没咬过笔吗？妈妈说你还啃过橡皮呢！”

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将橡皮啃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用手指捏碎，整节课下来，满桌子都是白花花的橡皮屑。随后，我便坏笑着，将脸一扭，使劲吹一口气，全都飞到了同桌的课本上了。美其名曰：“你看，下雪了！”

转天，我弟给我儿子送来几支趣味笔，有的笔上带有捏捏乐，有的笔上带有小风轮，他耐心地教会儿子玩转笔上的乐趣。从此，儿子爱咬笔的坏习惯便彻底改正了。他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你看，我给孩子找了个有趣无害的寄托，重新填补上了他的心里空白，自然就不咬笔了。”

我终于恍然明白，原来父亲的挠头、老公的抽烟、儿子的咬笔，看似是坏习惯，事实不过是为了填补“心里空白”。

在当下，低头族最多，无论是等车、乘车时，放眼一看，均是低头看手机的人。我曾经也是，但随着年龄增大，眼睛经常干涩流泪，医生建议我减少看电子产品的时间。然而，空闲时没有了看手机填补“心里空白”，心总是没有着落。

自从有了母亲送我的念珠后，便可以捻珠而心安自得地闭目养神或是欣赏窗外的美景了。捻着捻着，忽然就懂了母亲那句话：心不能闲着，只是得知道把什么放进去，才算安稳。我的安稳，就在这一圈圈的指尖轮回里。

# 推开新年的门

□魏世通

当日历的最后一页飘落
我站在年岁的交界处
看新年的门
在晨光里浮现
它像一座静候的城
门后藏着未拆的信
与待启的旅程

我推门而入
看见阳光如金线织就的清晨
街道飘着新的旋律
孩童的气球牵着笑声
飞向远方

书店里，新书脊背挺立
指尖划过
听得见智慧生长的声音
这扇敞开的门
不只是新岁的起点
更是勇气与信心的序章
让我们如飞鸟舒展双翼
将往事轻轻卸下
向着清澈的明天飞翔

在全新的土壤里
种下希望的种子
用温柔守护，以坚持浇灌
静候时光让它绽放

推开这扇门
拥抱每一个崭新的晨昏
让日子住满光亮
让脚步踏出歌声
前方
正等我们亲笔写下
温暖而明亮的篇章

山林之韵 李海波 摄

# 红色海棠暖清欢

□李禹彤

临近元旦，新年的温馨的暖意荡漾在商场里。我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行至水果区，一眼便望见了满眼深红的海棠果，它们小巧圆润，像被精心打磨过的红宝石，在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我满心欢喜，心中暗自思忖：这是女儿从未见过的果子，一定要买一盒带回去，让她尝尝这别样的鲜甜。

回到家，我轻轻拿起一颗海棠果，洗净递到女儿手中，女儿轻咬薄薄的果皮，酸甜的果肉瞬间在口腔里炸开，带着几分清爽的果香。女儿眯起眼睛，小眉头轻轻皱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咂咂嘴说：“真是好吃！酸酸甜甜的，像小苹果！”说着，又伸手要了第二颗，小腮帮鼓鼓的，吃得格外认真。

女儿吃完一颗海棠果后，歪着头，用手指着水果盘，好奇地问我：“真好吃，这水果为什么叫海棠果呀？”我微笑着，给她讲起了海棠果的来历，思绪也随之飘向了海棠果的产区。在北方的广袤山野间、古朴庭院里，总能见到海棠树那挺拔而优雅的身影。从秋到冬，时光悄然流转，海棠树渐渐褪去了繁茂的枝叶，只剩下枝头挂满了一颗颗红透的果子。它们像一串串小巧玲珑的小红灯笼，在凛冽的冷风中轻轻摇曳，成为冬日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景致。河北、山东、陕西等地的海棠产区，更是将这份冬日的馈赠，巧妙地酿成了生活的甜蜜。人们把海棠果晒成干，让它在岁月的沉淀中保留那份醇厚的酸甜；酿成酒，让那浓郁的果香在酒香中愈发醇厚；做成蜜饯，让这份甜蜜在舌尖上久久萦绕。就这样，海棠果的酸甜滋味跨越了季节的界限，融入了寻常百姓的岁月里，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海棠，不仅是美雅的果实，更是一颗颗绰约多姿的倩影，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钟爱的意象。它在中国古籍的诗章里摇曳生姿，绽放了千年之久，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古诗词，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

苏轼曾在《海棠》中深情地写道：“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诗中描绘的虽是海棠花那娇美动人的姿态，却也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海棠果的灵动俏皮。花有花的雅致韵味，果有果的醇厚滋味，皆是海棠独一无二的风情所在。李清照笔下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虽未直接提及海棠果，却从海棠花的盛衰变化中，巧妙地暗合了草木的生长轮回。而海棠果的成熟，正是这份轮回里最圆满、最温馨的收尾，宛如一首优美的乐章，奏响了生命的华彩。还有陆游的“猩红鹦绿极天巧，叠萼重跗眩朝日”，将海棠那绚丽的色彩与优美的形态写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能清晰地看见枝头花果相互映衬的盛景，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说起海棠，最著名的典故莫过于“海棠春睡”。相传唐玄宗曾将醉酒未醒的杨贵妃比作初绽的海棠花，道：“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这一比喻让海棠多了几分娇憨妩媚的气质，也让海棠与美人的意象紧密相连。而海棠果的酸甜，恰似这份娇憨里藏着的烟火气，少了几分遥不可及的惊艳，多了几分触手可及的温暖。此外，海棠还有“解语花”的别称，传说海棠能通人语，虽为传说，却也足见人们对海棠的喜爱之深，这份喜爱，既源于它的形态之美，也源于它承载的生活意趣。

我给女儿讲了诗里的海棠，讲了“海棠春睡”的故事。她似懂非懂地听着，小手却又抓起一颗海棠果，一脸幸福地放进嘴里，仿佛在品尝这藏着故事与诗意的酸甜。

世间日常，往往在最寻常的滋味里，藏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一颗小小的海棠果，承载着文人的情思，藏着岁月的典故，更串联起生活的温情。女儿第一次品尝到的酸甜，不仅是味蕾的体验，更是一场与传统文化的温柔邂逅。

冬阳正好，温暖而柔和的光线透过窗户，洒在红果上，它们在碟中静静躺着，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女儿的笑声在房间里欢快地回荡，宛如一串串清脆的银铃，这便是世间最惬意、最美好的清欢吧，让我沉醉其中，快乐得不愿醒来。

# 冬阳漫过窗

□王平安

冬阳漫过窗
像一捧温软的棉
落在我摊开的掌纹上

风掠过檐角的枯草
捎来远处腊梅的香
鞋底碾过
地板上细碎的光斑

茶杯里的热气
攀着窗玻璃凝霜
那些被冻住的日子
忽然就有了暖的形状

不必追赶什么
就守着这一寸光
听时针轻轻摇晃
岁月是安静的糖

# 想起劳动号子

□程应峰

清晨开窗，几只小鸟啁啾着掠过窗口，声音清脆得像从春水里捞出来的铃铛。恍惚间，我跌入了旧时光——一串低沉的劳动号子，在红石河的波光里涌动。号子声裹挟着槐花香撞击在红石河的鹅卵石上，在天光云影里轻轻震颤。

我十岁那年，坐在红石水库堤坝上看摇橹的船夫。他们身着褪色的蓝布褂子，腰间系着乌黑的麻绳，双手紧攥着粗粝的橹柄。每次划动，船上堆着的柴禾就会不安地摇晃，晃得有些让人心惊。领头的中年汉子嗓音沙哑却有力，吼出的第一声“嗬——嗬——”，能把春日的柳絮震落下来。紧接着，船夫们齐声应和，那粗粝的声线在山光水影间拉出悠长的尾音，惊得库岸灌木丛中的白鹭扑棱棱乱飞。

孔蒙是村子里最后的木船修理工，满手老茧能轻松拧开锈死的铁螺丝。有需要的时候，他会穿过村落逼仄的巷子，墙砖缝里挤出的野草扫得他裤脚湿漉漉的。他的工具箱在凹凸不平的巷道上颠得叮当作响，那些发锈的钉子、豁口的斧头，都是他与红石水库、红石河共度岁月的沉默证人。

修筑红石水库堤坝，少不了打夯人。十几个壮汉围着半人高的石夯，举过头顶再重重砸下，土砾溅起一尺多高。领号的光膀汉子皮肤晒成栗子色，额角青筋暴起，每喊一声嗨哟，前胸后背的肌肉就跟着节奏鼓荡。夯锤起落间，新筑的库堤渐渐隆起，像一条渐渐成形的土龙。半大的孩子们围在一旁，学着喊号子，却总在拖长音时憋不住笑出声。

那时，红石水库附近村落很热闹，外来的工地建设者大多住在村子里，他们在夜晚或是围在一起唠嗑，或是玩玩纸牌。也有闲不住的船工，在停靠在水库里的船上点上马灯修补渔网。瘦小的郑老头常常蹲在船头，嘴里叼着半截自卷的纸烟，十指翻飞，把断裂的渔网缝补如初。他哼着的号子没有歌词，只有单调的哟嗬哟嗬，却能穿透夜色，与水库叉子里或歇息或劳作的船夫们遥相呼应。直到月亮升上半空，有腔有调的号子声才渐渐沉入水底，只剩下荡漾的水波拍打着船舷，发出细碎的声响。

乡村的夏天总被蝉鸣填满，我记忆中最响亮的音符，永远是红石水库行进的船上和库坝修筑工地上的劳动号子。有一年暴雨来袭，库坝出现管涌，村子里的男人纷纷奔向库坝。孔蒙扛着沙袋一步一颠地走在前头，雨水混着泥浆顺着他的脊背流下。他扯着嗓子喊出的号子声，穿透雨幕直撞人心：哟嗬——乡亲们，哟嗬——顶住啊……几十个沙袋迅速垒成坚实的屏障，冒着泡泡的浑浊库水终于安静下来，号子声随之变成了细碎的喘息。

孔蒙是在那年深秋的黄昏离世的。那个秋凉如水的日子，船夫们收起橹，把木船系在库坝前。郑老头捧着半截断橹站在船头，枯瘦的手指摩挲着被水泡得发白的木纹，表情呆滞，目光无神。从那一天开始，郑老头不再摇橹了。

寻常的一天，我翻看手机短视频，竟然听见了久违的劳动号子。那声音穿越苍莽的岁月，令人心动。

红石河水依然在记忆中流淌，那些曾经和它一起打着号子的灵魂，都已化作河底的泥沙。有一天，我回到老家，站在水库堤坝上，看白鹭掠过水面，隐约听见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里，混杂着模糊而遥远的劳动号子声。原来，有些声音从未真正消散，它一直悄无声息地潜伏在人心深处。